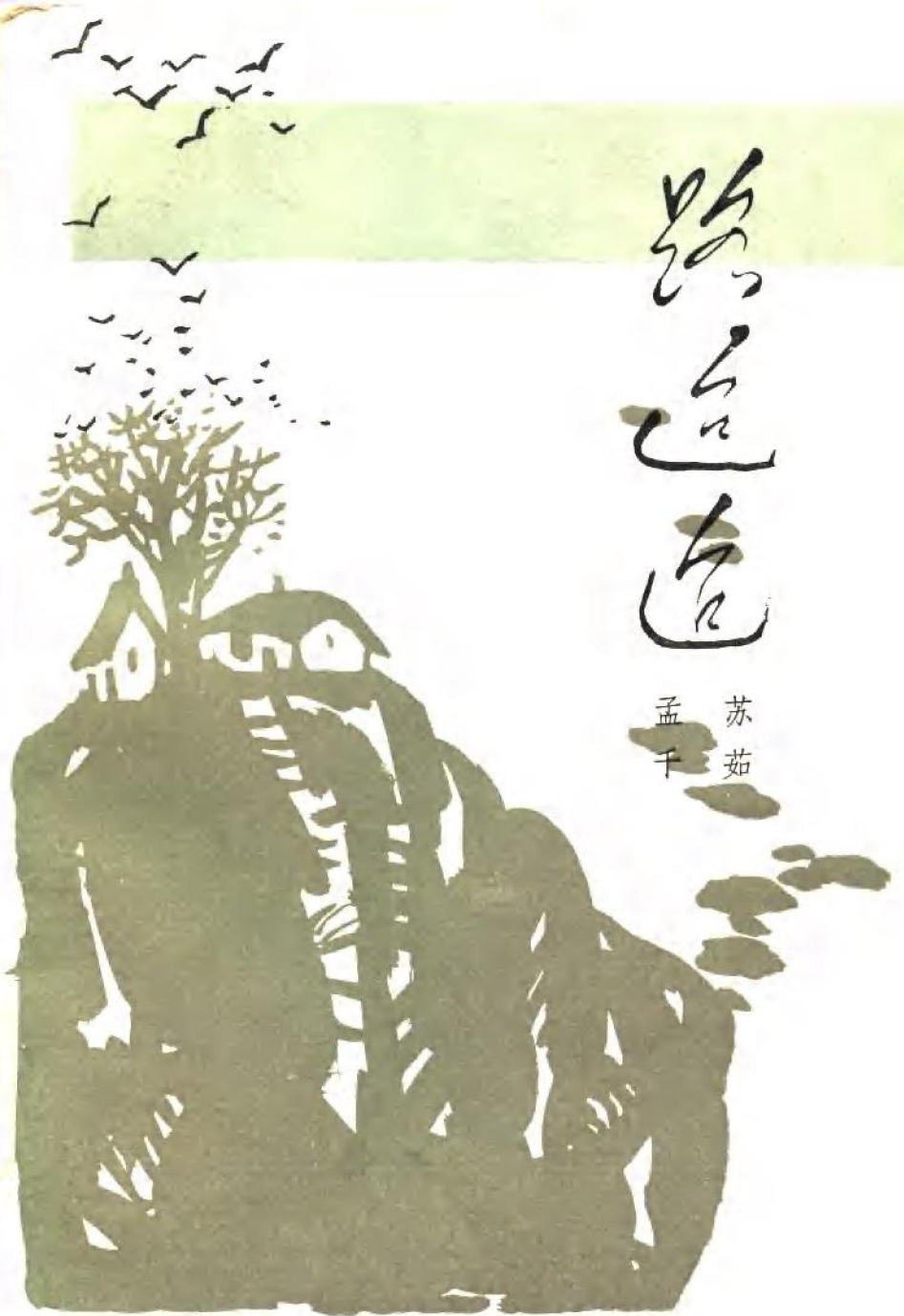


路過路

孟 苏
千 茹



路 迢 迢

孟 千 苏 茹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 九 八 五 年 · 北 京

内 容 说 明

一对年轻的恋人怀着对光明和进步的向往，从日寇占领的烟台奔赴胶东抗日民主根据地，投身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。然而，迎接他们的并不只是热情的目光和双手。无端的歧视、怀疑、迫害接连落在他们头上，最后身系冤狱，几乎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。冤狱最终昭雪，但极左思潮并未受到清算，革命潜藏下了后患。

小说根据作者及其同辈人经历写出，真实感强。语言朴实流畅，情节曲折生动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。

责任编辑：高贤钧 袁榴庄

路 迢 迢

Lu Tiaotiao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39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21 $\frac{1}{4}$ 插页 2

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22,000

书号 10019·3856

定价 3.25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芝罘烟雨	1
第 二 章	“人间天堂”	17
第 三 章	柳暗花明	31
第 四 章	指 路	44
第 五 章	起 步	60
第 六 章	入 校	73
第 七 章	戴茶晶眼镜的人	90
第 八 章	运动场上	103
第 九 章	西厢夜话	114
第 十 章	神不守舍	130
第 十 一 章	夜深沉	142
第 十 二 章	血与火的洗礼	156
第 十 三 章	光荣台的风波	175
第 十 四 章	回 归	190
第 十 五 章	锣鼓声中	201
第 十 六 章	峰回路转	219
第 十 七 章	身陷囹圄	229

第 十 八 章	生死场上·····	242
第 十 九 章	烟馆求情·····	257
第 二 十 章	谜·····	269
第二十一章	塞翁失马·····	281
第二十二章	碧海孤帆·····	302
第二十三章	解 冻·····	318
第二十四章	大海的歌·····	336
第二十五章	碾房里的议论·····	351
第二十六章	夜渡母猪河·····	367
第二十七章	恩恩怨怨·····	382
第二十八章	芝罘惊涛·····	399
第二十九章	绝路逢生·····	421
第 三 十 章	惊 魂·····	434
第三十一章	暖 流·····	454
第三十二章	雪夜论校政·····	471
第三十三章	振聋发聩·····	490
第三十四章	高山上的火炬·····	501
第三十五章	春风得意时·····	515
第三十六章	突 变·····	530
第三十七章	焦 虑·····	542
第三十八章	哭 坟·····	558
第三十九章	一份自首书·····	580
第 四 十 章	谁之罪·····	594
第四十一章	披肝沥胆·····	605

第四十二章	追“韩信”	619
第四十三章	水落石出	633
第四十四章	新的征程	649

第一章 芝罘烟雨

—

乌云笼罩着芝罘湾，逶迤起伏的芝罘岛沉浸在迷濛的烟雨中。那雾濛濛的海面上，混浊的巨浪象一排排张牙舞爪的海怪推拥着，翻滚着，疯狂地扑向岸边那高高的海堤，激起了雷鸣般的轰响，那丈多高的浪峰，仿佛要把这座海滨山城一口吞噬。烟台山上几座白色建筑物，和毓璜顶那一幢幢红楼的顶端，一面面太阳旗在烟雨中飘荡。

烟台山下的港湾里停泊着几艘军舰，那浅灰色的庞然大物，静静地浮在海波震荡的水面上，仿佛睡着了似的。甲板上所有的大炮都给炮衣遮盖着。突然，从港湾里传来一阵急促的哨声。军舰上的绞盘咕咕吱吱地响着，水淋淋的链索和沾着污泥的铁锚，从船舷的旁边慢慢升起。船头开始掉向了；桅杆、烟囱和尖塔缓缓移动了。军舰一艘接一艘耀武扬威地驶出了挡浪坝，船头转向东方，越驶越快，不一会儿，便消逝在灰紫色的水平线上。它们要驶向哪儿？是开往半岛沿海一带配合日军大扫荡，还是开往印度支那去参加“大东亚圣战”？

万兽吼叫似的马达声轰响着，一辆辆巨型卡车，满载着日本兵，开出毓璜顶军营，在细雨濛濛的大街上，风驰电掣似的向东驶去。人们惊叫着，躲闪着，用猜测的眼神，望着它们开出卡子门，驶向丛山峻岭。人们断定，鬼子又到根据地扫荡去了。

啊！卡子门，这是一座令人寒栗的鬼门关。门洞两旁长着暗绿色青苔，那高高的古墙上，写着一行行白色的大字：“中日提携，共存共荣！”“将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！”洞门外两个端着三八步枪的日本兵，脸上泛着不可一世的傲然神态，迈动着脚步，在石子路上巡行着，黄色的牛皮靴发出有节奏的“咔哒咔哒”的声响。门洞口一边站着一个伪警察，象军犬似的，对每一个行人都要嗅来嗅去，仿佛他们都有共产党的嫌疑。

一个身穿蓝裤褂的中年男子，面对着石墙，双膝跪在地上，两只胳膊擎着一块磨盘大的石头。他咬紧牙关，浑身战栗，瘦削的脸颊憋得发紫。看那样子，是在一秒钟一秒钟地挣扎……

古墙下，一棵槐树上，吊着一个满脸胡髭的人，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。他那紫黑色的嘴唇，黑红的脸，一阵阵抽搐，浓眉下的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，迸发出仇恨的火星。在另外几根枝干上，悬挂着几具尸体，其中的一具，脸上的血还未干，嘴角上流着透明的黄汁，几只苍蝇在嘴唇上爬着。在那槐树对面的古墙上，写着一行醒目的大字：“看，这就是共产党的下场！”

卡子门旁边，有的是悲惨的呼叫，痛苦的挣扎。而在市内大马路上，正在播放着流行歌曲《支那之夜》。铜鼓、洋号在欢腾地吹打，“咕咕嘎，咕咕嘎，嘞楞楞，嘞楞楞”，鼓吹日本皇军战绩辉煌的宣传队，冒着纷纷细雨，踏着整齐的步伐，气势昂然地走过来。他们吹呀，打呀，声音越来越响，节奏越来越快。他们不呼口号，不拿标语，好象那威然的步伐，疾快的节奏，傲然的神态，就显示了“大东亚圣战”取得了辉煌胜利。你看，他们在路旁的巨幅宣传牌下停住了，铜鼓、洋号吹打得更响了，好象在说：你们看，这宣传牌上，不是画出了大东亚的新形势吗：中国的半壁河山已纳入了日本天皇统治的“共存共荣”圈；日本皇军正在向印度支那和南洋群岛进军；德、意、日三国轴心同盟条约签定了，这小小的地球，正按照轴心国的意志在旋转……

艰难的一九四一年啊！在中国的大地上，乌云翻滚，战火弥漫。烟台——这座美丽的海滨山城，正沉浸在血与泪的惨境中……

城内，一条僻静的坡路上，一位年约二十二三岁的青年，正冒着雨急匆匆地向东走着。他身材魁梧，面庞黑里透红，上面深嵌着一双明亮的眸子，浓黑的头发起着微波，给人一种刚毅聪颖、气宇轩昂的印象。他的灰布长袍几乎全被雨水淋湿了，几缕黑发垂挂在额前。

走了一阵，他转入一条胡同，边走边寻着路边的门牌号码。突然，他在一座瓦门楼跟前停了下来，用手在脸上抹了抹雨水，仔细端量着。“啊，可是寻到了！”他兴奋地

想道。

他怕看错了门牌，又重新看了一遍，确是二百二十五号。他刚要伸手去敲门，立刻又疑虑起来：瓦门楼下，悬挂着一块红布，上面扎着弓箭，红布上贴着“麒麟送子”四个金字，红布的周围插满了桃枝、竹条、松枝和大葱。这是刚生贵子的标志。什么人生了儿子？还能是她？他的心急剧地跳动起来。

他从衣袋里掏出手帕，擦了擦脸上的雨水，竭力使自己镇静下来，这才轻轻在门环上敲了几下。

一会儿，门开了半扇，露出一张老人的满是皱纹的脸。

“你找谁呀？”神态警觉而不耐烦。

“路梅在家吗？”他怯生生地问道。

老人打量他几眼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叫齐东野，从乡下来的，找我的同学——路梅。”他的声音又急迫又恳切，唯恐老人关上门不理他。

“她去年就搬走了。”

齐东野立刻呆住了，一股失望的情绪袭上心头。

“请问，她搬到哪里去了？”

老人摇了摇头：“不知道。”

他怀疑老人不相信他的身份，急忙解释说：

“老先生，请您相信，我确实是她的同学，您就将她的住址告诉我吧！”

老人双眉一皱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信不信由你！”说着，“哐

唧”一声，把门关上了。

满怀的希望立时化为泡影。他感到眼前一阵昏黑。

他颓丧地回转身来，在濛濛细雨中向东眺望。一看见东山脚下那几栋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红楼，他不禁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啊，母校！到母校去看看，如果能碰上过去的老师，也许会帮助我解除困境。”

来到东山中学门前，他张眼望去，那高大的拱门顶上，挂着一面太阳旗。他的心不由地一阵痉挛。他刚刚登上台阶，“铛铛铛……”下课的钟声响了，声音是那样的郁沉、凄凉。打钟人还是从前的老工友，他佝偻着身子，显得又矮又瘦，手里握着系在钟上的那根长长的绳索，一松一拉，有节奏地牵动着钟锤。

他心里陷于极端的矛盾，他想走进去，但是脚步又难以挪动。一种难忍的羞辱，阵阵袭上心头。他终于回转身来，象逃脱什么危险似的，奔下了石阶。

他冒着纷纷细雨，来到海边。大海笼罩在一片烟雾中，他的心更加沉重了。

“啊，我该怎么办啊！”

整整一个下午，他在海滩上犹疑、徘徊。他心里有些悔恨：不该冒冒失失跑到烟台来找她。可是，谁又知道她搬了家！一想到他住的那家客栈，就感到万分沮丧。十几个人挤在一铺土炕上，鼾声此起彼伏，污浊的空气使人难以呼吸。可恶的臭虫，毫无间歇地向他的皮肉进攻。身子被两

边的“肉墙”紧紧夹住，想翻个身都不行。

一到客栈，齐老四就告诉他，一天要交两元住宿费。天哪，他一共带了十块大头洋，要是找不到路梅，住下去可怎么得了！

齐老四是他的堂叔，常年赶着牲口跑烟台。这一次，他就是乘着齐老四的大车来烟台的。

“我该怎么办啊？”他一直重复着这个念头。

他踏着柔软的细沙，透过雨雾，望着迷濛的芝罘岛，又回想起和路梅在一起的那些难忘的日子，它们象电影中的叠印镜头一样，重复地在眼前出现。

一九三七年夏天，他在东山中学毕业后，和同班的路梅、姜燕一起去北平考学。一试之下，他们都榜上有名，考取了北京大学。谁想到刚刚发了榜，芦沟桥一声炮响，局势顿时动荡起来。

古城的街头和城墙上，堆起了沙袋，筑起了工事。一批批男女大学生，手执三角彩旗，聚集在街头、广场上，慷慨激昂地宣传抗日。人们纷纷议论：“宋哲元不堪一击，北平很快就要失守。”“中日战争要全面爆发了！”……住在北平的青年学生，都按照自己的立场、观点，走各自不同的路。有的到陕北去找红军；有的到农村宣传抗日；有的留在北平坐等时局的变化。他和路梅、姜燕在这股激荡的潮流中，也不能不抉择自己的道路。有好几个夜晚，他们来到神武门外的护城河畔，在清澈的月光下，望着那银光粼粼的护城河

水，望着水面上随风摇曳的荷叶，低声讨论着他们的前途。姜燕主张到陕北去。她说，陕北是红色根据地，是中国的希望，那儿有抗日军政大学，有鲁迅艺术学院，到那里可以学到真实的学问。齐东野呢，有他自己的想法，希望路梅和他一起回胶东，等时局平稳下来，再回北平上学。就这样，他们和姜燕分了手。他和路梅乘火车到天津，搭一艘招商局的客轮回到了烟台。

那天清晨，轮船驶进了芝罘湾，太阳冉冉升出海面。他和路梅怀着忧郁的心情来到甲板上。阳光映照着蓊郁秀丽的烟台山，白色的灯塔有节奏地闪耀着红光。他们并肩倚着船舷，瞭望着这座海滨山城，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慨。山城啊！自从咸丰年间，依照天津条约把你辟为商埠以后，你的面貌改变了，商业繁荣了，人口增加了。可是啊，从此以后，帝国主义象一条条毒蛇盘踞在你的身上，吸你的血，吃你的肉，你变成了任凭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！

几声汽笛的鸣叫，把他们从沉思中唤醒。齐东野遥指着烟台南山和那绿树丛中的红楼说：“看！母校在向我们招手了！”路梅顺着齐东野的手向烟台南山看了一阵。啊，母校，故乡，你是多么雄伟美丽啊！他们手搭着船沿，望着南山坡上的母校和那渐渐移近的码头，感到无限惆怅。

他们很快就要分手了。以后，什么时候才能会面？！他们唯一的希望是：战争不要扩大，时局很快地平静下来。这样，他们再一同回北平上学，那该多好！……

“你能在烟台多住几天吗？”路梅望着越来越近的海岸，

怅惘地问道。

“我想早些回乡。”他依恋地说。

路梅用手理了理给海风吹乱了的头发：

“下船后，你准备住在哪儿？”

“只好住在母校了！”

他们约好，当晚在海滨会面。

皎洁的月亮悬挂在海空，显出一条亮闪闪的鳞状光路。他们沿着海滩散步，交谈。海浪轻轻舐着沙滩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象是在低声絮语。走了一阵，他们在沙滩上坐下来，随手拾起几颗鹅卵石，放在手里玩赏着。这些溜光水滑的鹅卵石，在月光的映照下，闪耀着晶莹的光辉。它们有淡黄、雪白的，也有紫红和淡蓝色的。

齐东野捏着一颗溜圆的鹅卵石，擎在路梅眼前：“看，这圆润的鹅卵石，年年月月受着海浪的冲刷、雕琢，雕成了这剔透玲珑的艺术品。”他深沉地看了路梅一眼：“这得感谢大海对它们的磨炼啊！”

路梅看着手中那些晶莹可爱的卵石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大海的浪涛雕琢出色彩缤纷的卵石；我们也应当象卵石那样，经受起时代浪潮的磨炼。”

齐东野望着海面，望着那通向圆月的银光闪闪的水路，茫然地说：“是啊！……”

他们又谈起了前途。齐东野说：

“一接到开学的通知，我就动身来烟台，和你一起去北平。”

“我好象预感到，这次离别以后，再见面就很难了。”路梅望着月光，忧郁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齐东野有点扫兴地说。

路梅轻轻叹息了一声：

“战争一扩大，北平沦陷了，还开什么学！”

齐东野沉思了一阵，说：

“战争真的全面爆发，烟台也是守不住的。那时候，你怎么办？”

路梅望着浪花滚动的海面，茫然地说：

“谁知道呢！”

“我的家乡在偏僻的南海边，果真有那一天，你就去找我吧。咱们一起教小学，复习功课，有机会再去上学。”

路梅闪动着那双明亮的大眼睛，会心的看着他，没有言声。

他凝视着那月光下闪烁着光路的海面，心里十分怅惘：明天，就要离开烟台了。心里有多少话要吐诉，但又没有勇气。战争的激浪，会把我们冲向何处？谁也无法预料。“唉，怕什么，有些话再不说就后悔莫及了。”他鼓起勇气，嗫嚅地说：

“路梅……”他停了停，又吃力地说：“我希望，我们今后能保持联系……”

路梅望着大海，沉思了一阵，说：

“烟台沦陷了，想通信也不可能，到那时，天涯海角……”她叹了口气，忧郁地说：“现在想想，还是姜燕有远

见。多少有志气、有理想的青年，都往延安跑；可我们……”她侧着脸儿瞟了他一眼，“你知道，我要不是为了你，就和姜燕一起走了！”

他再也压抑不住那火热的感情，伸出手来，紧紧握住路梅的手，激动地说：

“你，一定要等我！……”

他回家以后，局势越来越恶化，平津失守，韩复榘不战而逃，不久，烟台也沦陷了。从此，他们之间断绝了音信。

这几年，他失业在家，苦闷，徬徨，找不到出路。下庄稼地，吃不了那份苦，还觉得不体面。父亲是个勤劳刻苦的庄稼汉，见他呆在家里吃闲饭，心里又气又可怜。每当从山里干活回来，见他坐在树荫下，摇着扇子看书，便从腰里抽下破汗巾，在脸上擦着汗，叹息道：

“唉，千不怨，万不怨，只怨我这白花花的大头洋把你毁了！说实在的，你下地干活，自己受了罪，我脸上也无光啊！……”

去年秋天，他好容易当上了小学教员。却不料今年春节刚过，驻青岛的鬼子沿着青威路（青岛至威海）东犯，占领了凤城。原驻凤城的国民党游击队望风而逃。他的家乡沦陷了！他又失了业，过着提心吊胆、忧愤、苦闷的日子。那时候，当地的一些知识青年，有的参加了国民党游击队，有的当了八路，有的逃往青岛、烟台、威海避难去了。他该怎么办呢？

“到烟台找路梅去!”他暗自想道。

这些年，他一直在恋念着她，只是由于时局变化，俩人天涯海角，不能见面。现在，他的家乡沦陷了，形势逼使他下决心，到烟台去找她。他怀着满腔热情，怀着美丽的梦想，乘着齐老四的大车，来到了烟台。想不到，他的梦想破灭了!

二

这天，齐东野来到客栈前柜，拿起一份《鲁东日报》浏览了一阵，忽然在副刊上看到一首署名韩醉夫的新体诗。从那庸俗的笔调和吟风弄月的内容，他断定这个韩醉夫，就是他在东山中学时期的同学。这一意外的发现，又使他萌起一线希望。

“也许他会帮助我的，何不到报社打听一下他的地址?”他想。

他放下报纸，出了客栈，匆匆来到报社，到传达室一问，原来韩醉夫就是鲁东日报的编辑。一种厌恶和失望的情绪，立刻涌上心头。真晦气，怎么向一个汉奸文人求救来了!他离开传达室，正要走出大门，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迎面走过来。这青年穿一身咖啡色哔叽西服，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包，身上散发出一股腻人的香水味。他惊疑地瞟了齐东野一眼。

“哦，好面熟，你可是东野兄吗?”